



畸人十篇

全

文庫 8
D 397

洋学文庫
文庫 8
D 397



文庫 8
D 397

荆時人十篇

西秦子浮槎九萬里而來。所歷沈沙狂颶。

與夫啖人畧人之國。不知幾許。而不苗不

害。孜孜求友。酬應頗繁。一分不取。又不致

乏絕。始不肖以為異人。已覩其不婚不宦。

寡言飾行。日惟是潛心脩德。以昭事乎上

帝。以為是獨行人也。復徃叩之。其持議崇

正。闢邪。居恒手不釋卷。經日能逆順誦精

及性命。博及象緯。與地。旁及句股算術。有

與古作與

陳侯氏心齋書

書齋印

010190617977

41 7325

中國儒先累世發明未晰者。而忠倒囊若
數一夕。則以為博聞有道術之人。迄今近
十年所。而習之益深。所稱妄言。妄行。妄念
之戒。消融都淨。而所修和天和人。和己之
德。純粹以精意。期善也。而行絕矜。矜。語無
擊排。不知者莫測其倪。而知者相悅以解
間。高以事徑。如其言。則當不知其言。則
悔。而後譏其為至人也。至人侔於天。不異
於人。乃西秦子近所著書千篇。与天主實

義相輔行世者。顧自命曰畸人。其言闕切
人道。大約澹泊以明志。行法以俟命。謹言
苦志。以裨身。絕欲廣受。以通乎天載。雖強
半先聖賢所已言。而警喻博證。言人讀之
迷者豁。貧者醒。傲者愧。妬者平。悍者滂。至
於常念死候。引善坊念。以祈宥於帝天。一
唱三歎。尤為矻世至論。何畸之與有。蓋壹
悲大死之必於不免。且不能以遲速料也。
上帝之臨汝。而不可戴也。獲罪于天之莫

識
禱也。怠人齋戒之可以事帝也。童而習之。
智愚共識。然而迷繆本原。怠忽祇事。年富
力強。而無志迅奮。鐘鳴漏盡。而尚諱改圖
者。象也。非譚言以罔生。即汝佛為起死。
可起。生可罔。世有是哉。人心之病。愈劇而
救心之藥。不得不瞑眩。瞑眩適于德。猶是
膏梁之適于口也。有知十篇之於德。適也。
不畸也。

萬曆戊申歲日在箕虎林李之藻鹽手謹序



重刻畸人十篇引

余遊於利先生。習其人。蓋庶乎古所稱至
人也。而名其十諸公問答之語。曰畸人。余
讀之。求所為畸人者何在。其天者在不怖
死。其不怖死何也。信以天也。至其自信以
天。又非矯誣於冥々也。曰。天所佑者善耳。
吾善之。霸有善焉。吾善細。斬大善焉。密之
念々刻之。用以克厭天心者。承食天報。而
去來之際。自無弗灑然也。夫世之芒於死

生者、驟聞若說、有不駭以為吊詭者耶、即
謂之畸、又宜也、抑余考載籍所稱、天主天
堂地獄諸論、二氏書多有之、然其書若何
漢、擲柄莫執、而西庠之傳不然、其指玄、其
功實、本天之宗、与吾聖學为近、第聖學言
現在、不言未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蓋藏
隱於顯、先民於神也、至其獨證、而指點於
朝聞夕死之可、則所謂性与天道、中人不可
可得聞矣、乃彼中師傳曹習、終日言而不

離乎是何也、大抵吾儒之學、立於責成、賢
哲、以故御天之聖、首出庶物、而立命之笑、
亦每戴於死壽之數、彼百姓特日用不知
耳、而西庠之學、兼於化誨、凡愚、是以其數
之行、能使家喻戶曉、人人脩事天之節、而
不及參贊一截事、此則同而不同者也、雖
然、吾輩論說聖言者、不少矣、利害得失、臨
之、而能不勤者、然人、况生死乎、童而習、焉
白首而莫知體勤者、衆耳、今誠取茲篇讀

之。耳目一新。神理畢現。直指處。何寤弗醒。
及覆處。何皓弗破。不合人爽。然自失而徠。
然若上帝之臨汝耶。則茲刻之禪^禪世道。非
小也。客有問於余曰。如子言。西學其遂大
行於吾土耶。應之曰。是^未可知也。乃余嘗
讀墨子天志諸篇矣。其道在尊天事鬼。兼
利天下而不蓄私。每篇之中。於天意三致
意焉。雖出於道家。多附會。較畸人十篇。精
彙殊科。然大指可覩矣。夫墨子者。固周漢

間。與孔氏並稱者也。吾以知茲刻之行於
華。與天壤並矣。客曰。然遂併書之以復於
利先生云。

勾吳周知謨書



題畸人十篇小引

木仲子因徐子而見利子。利子者，大西國人也。多顛寡言，特其國二十經者甚力。聞以語聽者不解，利子乃為天主實義以著其凡能聽者解矣。利子乃為畸人十篇以折其義。木仲子終其業而深嘆利子之異也。西國去中列十萬里，有天有地而不能相通。通之自利子始。利子經國都，以百數。獨喜中列，其航海也。蛟龍獠鬼之區，諸

贈人類者不少。利子從枕席井竈上過之，去身毒為最近，獨深聞其教，所習為宗善。重倫事天，語往々不詭于堯舜。周孔大指，每過一國都，輒習其國都，入中列，即習其語言。文字經史，聲韻之詳，不少乘整，且難變其俗所服，為能離遠能杜慾，皆不與焉。木仲子終其策，而深嘆利子之異也。噫，世無二理，人無二心，事無二善，仰無二天，天無二主，謂利子之異為吾人之常，豈不

可乎。即木仲子所演十規。木仲子之心也。利子之心也。人々之心也。亦天主之心也。即世益利子。利子之道。固行矣。彼顯處視月。牖中窺日。存乎其人。何與利子。請不以世代之古今。道路之遠近。幽明之隔。附障之。

渤海王家植木仲識



冷石生演時人十規

十規。西國之微旨也。或曰細蘊。或曰顯道。或曰曉之。或曰公之。或曰事天交友。茲其濫觴。

人不可以無年。可以無年。財年財前。人不可以無歲。不可以無歲。多歲多慧。日隱天夜。念息人夜。屑越戲娼。獸行禽化。歲与年契。年與誰來者。誰掌速者。誰留智者。知日。大智憂年。不祥空亡。贈心嗜術。惟勤心活。

惟虛氣裹。冥去冥來。昭格天主。
萬鎰行信。百金僦屋。旬子數號。一錢信宿。
息氣接睫。僦焉廼固。不如歸家。務我團農。
人之處世。亦復然々。棄家馳逐。夫何有焉。
失惑寒水。獲斯少熾。仰籬大圖。甬司何事。
濁貪々利。清貪貪名。清其如別。濁其如魁。
西國先達。黑蠟德牧。黑蠟桓笑。德牧恒哭。
笑嗤失心。哭傷喪性。一念沉淪。比諸破鏡。
堅忍煩受。棲澹化頓。天主降鑒。脫之苦孽。

甬緣何息。云胡不生。再依何來。云胡不死。
死匪可諱。死乃得止。胡齒斯促。而欲斯長。
胡生斯繁。而婦斯駛。思矣思矣。不如退而
脩行。徐候其所。下士生不如死。死不如生。
至人。生如其生。死如其死。惟其能生。是以
能死。非仙非佛。不恃不恃。法雅哥般。何黑
人多。既覲天主。不廢嘯歌。

歿壽不戴。朝聞夕死。傳茲靈心。曰脩曰俟。
且晝所行。宵無噴手。生々所嘗。死無擊手。

水天胡婦。為焰熇乎。南海黎澗。湛於或乎。
當境誼赫。誰勝解乎。身後虛名。可留繫乎。
艷勞代善。驕且各乎。却老耽存。擅以辛乎。
則茲立益。用守三和。如雲經天。如水隨波。
數羸皇皇。數消原康。存須沒寧。天主用蹶。
四時不行。萬物不生。雖稱玄默。了無一成。
惟其無言。行生相禪。終日風雷。寂莫見載。
塞其竅。載扞其舌。不言躬行。何騰虛說。瑣
格刺得。邦伴責媛。有口如人。載絨載罕。欽

悔
惟天主。守舌寡友。匪醉匪夢。鼓妖可羞。
不戒殺。不窮味。苦不厭茶。甘不厭芥。饑渴
害心。饜餒損氣。清虛日來。渣滓日棄。先正
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吾酌之以
玄酒。調之以太羹。奉而薦之。天主。天主嘉
澹泊。賞櫻寧。習於畜遠於豐。中士治身上
士治神。中士治氣。上士治心。省是良藥。乃
是煎煮。夜夕朝夕。心口相語。經火煉灼。見
炭顛動。自訟自悲。再犯再病。省是良藥。悔

是良方。珍重一為。何用不減。辟諸農夫。去
藥去草。苟無種。孰。第。耕。翻。好。辟。諸。僕。人。不
博。不。醉。苟。為。坐。糜。不。知。井。杆。織。惡。必。除。微
善。及。體。天。主。鑒。之。錫。以。福。祉。

鳥生以飛。人生以勞。勞去息以死。飛者息
以巢。情所歡喜。中藏煩惱。世人不知。遂心
是好。情所勞頓。中藏鼓舞。世人不知。勞形
是苦。苦者不苦。不苦者苦。豈忍一逸。易茲
百苦。為善亦苦。去惡亦苦。受苦一生。却能

離苦。天路甚樂。天門甚早。天時甚長。天堂
甚低。地下有獄。一入不出。向時耽淫。變為
敵。彼浮屠氏。竊其近似。設為輪迴。變人
心志。惟樂最苦。不苦不樂。天主召之。駐茲
膠。霽。

人以死生。患得患失。一引其心。皇惑成疾。
或說吾行。或說風水。一中膏肓。畏死不正。
請驅小教。請芟邪魔。我生有力。我死無他。
善種之心。惡種之語。點陟分別。天主自主。

世間作業。人莫如守財。膚剖身以藏珠。朝夕事飲聚。織利竭羊羔。顆粟堆倉廩。不肯賙窮乏。但知敬高賈。疲精如馬手。心計師狐鼠。嗜利類蚋蝨。驕癡類虺虎。嗚呼。氣盡時。持何見天主。貧者士之常。善者福之府。西路分人禽。智者自識取。多少聰明漢。惺々檢絲縷。

重刻畸人十篇卷上

人壽既過。誤猶力有。第一

利瑪竇述
後學汪汝淳校梓

李太宰問余之年。余時昉造艾。則答曰。已無五旬矣。太宰曰。意貴教以有為。無耶。余曰。否也。是年數者往矣。費不譏。今何在。故不敢云。今有爾。太宰疑之。余繼而曰。有人于此。獲粟五十斛。解得金五十鎰。藏之在其

廩若橐中。則可出而用之。資給任意。斯謂
之有已。已空。廩橐費之。猶有乎。夫年以月
月。以日累結之。吾生世一日。日輪既入地。
則年與月。吾壽悉減一日也。月至晦。年至
冬。亦如是。吾斯每日。每年。吾身日長。而年
日消矣。年歲已過。云有。謬耶。云無。謬耶。太
宰惺余先答之意。大悅曰。然。歲既逝。誠不
可謂有與。余又曰。苟有人焉。獲金幾許。鑄
粟幾許。解用之。易布帛竹器。以自養。養老

慈幼。無即無矣。猶可力有惡。若呼盧擲去
之。或委諸塵。或与之。非其人也。是無乃真
無矣。惜乎。實已往之年。於國治。無功。於家
政。無當。於身德。無修。是年時已用。徒用也。
則今無而誠無之矣。令我偽云。猶有乎。太
宰曰。意子何言之。無也。以為徒過。光陰。無
所事事。無前壽矣。世有不肖子。從少臻老。
侮天耳。害人耳。污己耳。天人慈更益之。以
壽。望其政行。而彼及用之。增愆也。迨身將

斃則年數與惡積等焉。殆哉。子言之。其壽
有乎。無子。余曰。不知末生矣。既而。故。宰易
席于堂。見其諸戚。述前問。答語曰。夫西序
實學。大獲得於行。汝儕當繹之。勿忘矣。嗚
呼。時之往。永流不可留止焉。已往。年不為
有。矧末之來。與余故。力日。啓箴曰。時之往
者。已去而不可追。時之來者。未至而不可
迎。時者何在。惟目下。過隙白駒。可修可。藉
如用此。以作。無益。則有益者。待何時乎。

凡物之失。以力。可追。復以勤。可禪。補。惟時
者。否也。今日一去。來日益多。今日益遠。胡
胡能復。迴乎。來日之日力。僅。且。來日之事
為身。胡有餘。以神。今日之失。乎。春已至。農
不得補。冬之失。時。老已至。人不得補。少年
之失。時也。故。無時可。徒費焉。夫物之為
我有。而便于用者。無如吾之年。年者。與我
同生。同死。無人能強。脫之。無時不。隨。每
處不我。左右矣。智者。知日也。知日之為大

寶矣。一日一辰猶不忍空棄也。昔日吾鄉
年有一士常默思對越天竺務以行事。仰
合其者不得為俗事所脫。一日值事急范
然一辰忘而勿思。既而猛省。即悔歎曰。嗟
嗟。盡一辰弗念天主。如禽獸焉。茲士一辰
不思道。訖已為禽獸。有人終日。每是念期
年忘之。奚不謂已為草木土石乎哉。至人
者。惟寸景是寶。而恒覺日如短焉。愚人
所用心。則覓戲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給。獨

懷
將減事以就日也。暇嬉游哉。實心務道者
視已如行旅。壞珍貝。是曠野。俄日暮。氏則
而不識路。又不知安宿處。遠耶。近耶。是時
可緩行乎。可不戒心。勤慎乎。夫日本無不
祥。每空亡。凡有日不聊用。寡汝過。不聊用
長汝德。即此日也。可謂日之不祥。日之空
亡耳。常人為財有急用。恒自惜財。君子為
日有正用。恒自惜曰。嗚呼。世人孰復重視
時。孰不輕一日。容易棄擲焉。而烏知一日

之功吾可致，無盡善可免，無量愆鄙哉。知
蛛之為貴也，終身巧織，張網罟羅，致黃而
數為風所散壞也。人有終生務淺微事，而
猶不得遂，何異此乎。

夫世事世物，吾不可卻，亦不可留。故
賢者借心焉，不肖者贈心焉。借者暫寄，贈
即非吾有矣。吁，世之人，何大悞也。晨夕亟
于俗情，若論及道德，檢心修行事，便曰難
也。輕也。弟吾不暇耳，處不難，不至，則暇，迄

為難。且重者，即曰不暇，非猖狂哉。人縱有
甚急事，未嘗不日日却冗，再三食也。未嘗
曰不暇矣。以養身心，却冗于事隙，如此，其
勤焉。以養心，不能乎。為養心德，未汝却冗
於事隙，亦是覷却甚矣。矧未而不得之，與
痛哉痛哉。

人於今世，惟僑富耳。第二

馮太宗伯問余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
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五地。然吾復

察鳥獸其情較人及乃自適恒者其方生也物々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四傷身與毛羽俱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苦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常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々逐々日從其所欲甬矣人之生也母先痛苦赤身出胎開口便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

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吐壯則各有所後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于畝畝容後經年徧度于山海百工每時不勤勤手用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医家之書一日來病三百餘名况磬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即宇宙之間以論大小與畜肆其毒其徃為人害如相盟詛不

過一寸之貴，足殘七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為也。若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余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劫武，不利則更謀，新者展轉益烈，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假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為小不幸所泯，蓋屢有此終身多愁，終為大愁所業，結以至於死身。

人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再勿欺已，再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人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歸所不得避患，何時安乎？夫誰能當之。凡世此所不計，其外苦身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為真苦辛，其快樂為偽快樂。其煩為常事，其娛樂為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誦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為愛惡念懼，四情所伐，譬樹

在高山、為四方之風所鼓、胡時得靜、或溺
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為己欲、所牽
誰有安本方面、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
廣、飛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能則人之道
人猶未曉、況于他道、而既從孔氏、復曰老
氏、又從釋氏、而折斷天下之心、于三道也
乎、又有好事者、別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
而二教之改、必至于三千教、而不止矣、雖有
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

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
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詭誑
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海中
遇風濤、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
海角、且各忘己、難、莫昔相顧、或執碎板
或乘朽蓬、或持敗箆、隨手所值、急操不捨、
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
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及似不如禽
獸焉、余答之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豈凝

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卷當何如耶
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于是
為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慕
殺攻併無所不為豈不殆哉古西國有早
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
恒哭皆見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
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存尚
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哭而弟
之為其人也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

其門作樂賀之為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
又以生為也以死為吉焉夫天也太其矣
然而可謂達見世之情者也世者非人
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于是反自得
有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
于是不足寧不足也清以儒喻夫大比選識
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
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
才品身誠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

主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
等也故見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
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
于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
獸各類之像俯向于地人為天民則昂首
向頌于天以今世為本處所者是欲與禽
獸同群也以天主為薄於人固每怪身天
主所悲憫于人者以人之心全在于地以
是為鄉惟泥于今世早畢而不知握望天

原鄉及身後高上事是以增置荼毒於此
世界欲極拔之焉且天主初立此世界俾
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侍事樂我
輩而五類原無苦年焉自我輩元初祖先
忤逆上帝其後子孫又放之物始亦忤
逆我而萬苦發則夫多苦非天主初意乃
我自招之耳大宗伯聞畢嘆曰噫嘻此論
明於中國萬疑解釋無復有惑天之說天
何咎乎夫前聖後賢允行道救世者其一

生所作莫非苦辛焉。設造物者令成道人，
身後與草木並朽，而無有備樂地使之永
常安享，則其所歷苦辛，造物者竟無以酬
之，豈不使世人平生疑惑乎哉？且高論所
云，無非引惑人于實德，沮人欲，不殉虛浮，
聖意以忍愛苦辛，不令處窮而濫強志，以
歸本分，別尊類於醜彙，皆真論也。從是日
大宗伯大有志於天主正道，屢求吾所譯
聖教要誠，命速譯其餘，又數上疏排空幻

之說，期後事上帝之學於中國。諸庠嗚呼
傷哉！大宗伯大志將遂，忽感疾而卒，遂孤
余之所望也。嗚呼！嗣而後大都之中者，讀
成其美意者歟？余日望之。

常念死候利行為祥 第三

余問于徐太史曰：中國士庶皆忘死候，則
談而諱嫌之何意？曰：固已也。昧已也。智者
獨否焉？子之邦何如？余曰：夫死候也。諸嚴
之至嚴者，生之未盡，人之終界，自可畏矣。

但敬邑之志于學者恒懼死至吾所吾不
設備故常思念其候常講習討論之先其
末至豫為處置迨至而安受之矣人有生
死而端以行世如天有南北二極以旋繞
於宇內吾不可忘焉生死之主不使人知
命終之日蓋欲其日日備也有備則無損
矣聖經曰守矣夫將未如偷者闕主莫慮
耳是以凡聞訃皆警曰某斃乎曰某斃乎
誠不意其死矣聖教中凡稱神稱聖者每

不刻刻陳死候目對心惟以為沮惡振善
之上範也除子曰如是急乎余曰生人所
明莫明乎死之定所不明莫不明乎死之
期不論王公賤僕人之子誰不有一日
焉或且不及暮或暮不及且乎誰履甲能
保乙乎汝不知死候候汝于何處汝當處
處候彼可耳破智世時冀死候相值持此
遠焉抑身恒被死耶吾今已死大半耶既
往之年皆已為死將去耶旅人航海宿船

中坐立卧食如停不行焉。而其身昼夜遷移，曾無止息。且不問汝欲不欲，候就序而須登矣。二船相值，其間各以彼為行，勤以已為住，止而實則俱行矣。世人或謬云：吾命今日如是，詰朝亦如是。而吾生寔汲汲逝，趨沒無停也。雖誤云彼有疾且死，我安且生，而彼我息息並就終也。有以勺勺尽瓮水，將謂未一勺乃竭，尽之乎。此也。自初至末，每勺竭尽之矣。夫人亦謂卒日為

終，而實日日終之矣。夫吾此生命也，非如西江之水也。江水有源，下流洩之，土流增之，則江永存不涸也。生人者如燭耳，恒自消化，誰益之膏油乎？故漸至燼滅矣。人少而冀長，長而冀壯，皆冀死也。已壯而後隨老，老之後隨死矣。誰欲行路而不欲至其域乎？是以總總蒼生，吾未識死人，寓此世界，中活耶，抑活人，寓此世界中，死耶，未定也。徐子曰：子之玄語，皆實。今世俗之見，謂

我念念言々行々悉向善即善矣如念死
候之不祥便目为凶心凶口焉是故諱之
余曰不然施我吉祥即为吉祥施我凶孽
即为凶孽是死候一念能祐我引我釋惡
而執善則世之祥孰祥乎是耶彼言域而
實言至域之道矣欲至其域先由其途也
惟途難焉子不聞为善如流流行舟乎有
常念死候之近而不得免心于縱恣者焉
况以是憚凶心凶口而諱言之豈非長惡

之門歟凡不肖從欲者槩由忘死之近而
自許壽修之僥倖耳若为善者自許壽不
如自許大矣蒼生之生宇内如矢如鳥速
飛無遺迹如景如夢無體可持也而人於
此營大業如永久居焉哀哉南多有國右
黑入多古法未造墳墓不得製空屋其俗
居室阨隘而墳絕廣大謂居室歛寓數年
之暫吾常居者獨墳身故以此为急崇飾
之也敬鄉昔年有隱士曰雅哥般棄家游

世一切損舍人目為清狂有所知買得四
雞囑定携婦家雅哥般許之徑持去其人
還家問則無有謂雅哥般誑已也他日遇
諸塗就而問之曰向批汝雞安在子曰汝
命婦汝家安在子其人訝之引与偕行至
其人生壙中則四雞在焉其人愈益訝曰
吾批汝携婦家曷置之塚乎曰彼汝寓此
汝家也嗟乎雖哥般曷狂其為以以警我
曹不其深歎夫造物者造人貴絕萬類但

其壽不及樹木與禽獸者何意乎今之人
壽短乎古造物者惜憐之耳子不見世愈
降俗愈下乎父之世不如祖生我世不如
祖父而我以後將轉之於益下者孫也人
增咎天增罰不善之殃矣然則人之生世
亦終身煩冤耳徒得生之名而實与苦俱
来与苦俱去也百年之中非是度生是度
苦海也則死豈非行尽苦海將屆岸乎苟
歲月長久豈非逆風阻我家婦呼嗚呼世

人以命之約者省苦也。減咎也。則死非凶。凶之終竟耳。似不為刑罰刑罰之報耳。君子明知天主借我此世以儻富。非以長居。則以天下為寓。不以為家。吾常生別有樂地。為我常家焉。且本生之壽縱長。及此之常生不滅。乃短也。可勝言哉。輿地總誌記泥羅河之濱有鳥焉。日出而生。日入而死。則其壽盛。乃一晷耳。必天在卯。為嬰偶。死為殭矣。以辰己。為幼。為壯。能見日中。為至。

微

艾頰白。以未為老。而幸得至申酉。為耄。為老矣。豈異吾於百歲之微。豈是節守。是以志常生者。凡有終之生。感為須臾。特此須臾。端倪為吾身後全吉。大凶之所窺。係故不可不慎焉。凡所望于壽修者。冀以了畢。是生之事耳。智者未至死而生之事也。完矣。若不肖者已死。而未嘗始生也。凡真實急切之行。俱待明日矣。不知後明日者。必不能得之焉。已至明日。明日。非朗日。乃陰。

日也明日已往矣誠如翻車水筒先後比
次次筒裁上則前筒已傾矣席上設有肴
饌百谷而曰中有一谷盡也食必死則以
百谷吾全不甘嘗之矣吾數日之命明知
必有一日帶死而不知何日則我宜一一
疑而不迷於其樂夫人命非獨短淺而已
短淺之中亦無定期矣何日不聞某暴病
死乎某被溺被焚死乎某行市偶飛瓦中
首冒風死乎其出門偶蹶輒僵不起乎

某腹痛誤飲湯一杯死乎某夜新娶詰朝
已亡乎塵埃易散琉璃易碎猶不足喻人
命之危脆也吾命無一日之定而芒人圖
多年之謀若壽在某乎焉從而分定其事
如製衣者置帛于案而分畫之以若干乃
衣若干為裳愚也哉嗚呼母特年之茂身
之強矣所見死亡徃々如者多乎老者強
者多乎弱者也子入陶肆閱諸器小大厚
薄不一問是諸器孰先壞心不曰薄者先

壞厚者後壞也又不曰先出陶者先壞後
出者後壞也惟曰先偃地身葆祿聖人謂
人之身與神曰吾曹得金貝藏於陶具也
則此身體陶器焉易碎矣何論雅老哉吾
視圖畫以手摸之其所畫物物皆迫而巧
士以法加減色使我目誤視如或遠焉或
近焉世界一圖畫身人人皆迫於死無相
遠者不可信日之化而謬曰或遠或近矣
以是視之吾不謂今日乃我所稟命終之

日必不能使我善用此日也以吾年寡多
為善行是豫獲長壽利矣至壽老而不能
為善豈不失長壽利乎人壽恒短人欲恒
長短其壽者戒其欲之長也苟能自知前
路不長所常止宿不遠何必盛聚資實哉
末老謀善度生已老則圖善受死可也老
者勤積財尤異焉家彌通彌心於路費乎
特伯國法老者至八旬毋許用醫曰此時
非謀生之時乃備死時耳士君子生或逢

時不幸不容我善度生孰能禁我善受死
乎吾願生死均善不可得兼寧善死與一死
光明照耀終生也昔有問西土賢疇之壽
乃至長曰至至善之候又問君子生世宜
幾何時曰至可生之分限耳隸責待滿西
土之名邦也其習俗視生死無二惟論理
當否有詩人作詩云士臨陣與其失冷寧
失及當路闢之以為大僇流之遠方其餘
風及于闔閭亦皆輕死尚義本國史載一

母有子出禦寇死之或告之曰令子死國
難矣母安坐弗動曰我敢為今日生此兒
也是生已足矣由此論之可見本也生姑
為生而煩苦實甚歲月漸消危淺無比則
生而似死焉此理甚無可疑也然此世界
中無他生不得不以和覺運動為生既以
為生不得不以氣盡命終為死但此死期
凡肖生者常當念之念之甚有利於道行
矣故今猶須略揭其形狀也夫死之候有

三艱一在死前一在死除一在死後焉凡
人將死即先遺厲虐疾不可療已則良友
泣涕屬身誥之曰有後事宜相付囑者遠
言之矣余幾以泯矣吾從蓐聞聞此語則
慄々戰々不知身後何如也惟默歎曰此
日月已矣我永々不可再覩之矣吾所愛
良田廣宅珍具盈篋非我有徒為他人積
矣妻子兒女不得復相聚矣徒戀愛無益
矣嗚呼已往若于年遽去如電而使我至

此殫殞也蓋曩所甚愛此時覩之甚傷心
也存之以來失之以愛則前多愛今多死
矣是故賢毒孝子女此時避不忍見也見
而增彼此之哀痛故也為吾友者或備棺
擲或製衰麻為親戚者或斂家具或守財
爰吾展轉床第間惟有幽憂填膺耳此則
未死前也死非他惟靈魂與身形分別耳
凡二物相脗合者莫如靈與身之親切也
合既密分之愈難矣兩友偕行于途臨岐

尚猶惜別况一生同體之交安哉即見徧
身失潤色而貌變目深鼻稜口暗身燥足
冷脉乱心動四體流汗哀哉哀哉夫人以
母痛入世以已痛出之出入皆痛惟死時
痛在我身太切矣及至將死則仰而見天
帝忿怒吾前行佞而視一生之歲月都費
之以造惡向前而觀無窮之曠幽時下而
視地獄苦谷之門大開以我翕舌左右施
而睹鬼魔俟我神魂出身將之傷哉此時

欲進而不堪欲退而不容欲悔而無及即
恨其生而死已此則死際也及至死後所
患苦又甚焉何者死之後我之所存魂与
魄身魄即為尸尸為腐肉腐肉為蟲蛆蟲
蛆化婦干土此則賢否無異焉諸隨視惡
人之靈魂矣夫既出身外忽視移幽陰異
界軌置之天地主嚴臺前以審判一生之
所為則尽出籍記詳載行事無遺于是所
謂非義之財所取非淨之樂亂法欺君酷

虐暴民頃私意傷剝孤弱者皆未受其報也于是渚亂神道抗侮上帝妄尊異端詐偽誣世無所懼畏既見天主威在上審罰毋奈顛慄而無所逃也于是不肖又所掩諸醜堵陽廉陰貪外飾正內釀邪見過不圖改見義不肖若諸澳隅鬧事心中所藏逆公之謀非禮之欲非法之念又目所不及一一毫露不可蔽焉天地萬物并我自心皆從而許我證我焉辭身在生多見天

主意惻天主寬容至此始見天主怒念天主嚴成也則我何禱乎誰獲解救之乎于是高知賤賄已無而惟有犯理得財之罪也穢樂之味連過而取穢樂之咎常道也傲矜之氣已隨風而散而惟留傲矜所招大刑永悠不脫于身也則第得恨已恨天地懊惱而受無限殃痛吳嗚呼不已矣此難之至難在死之後也

常念死候備死後審 第四

徐大史明日再就余寓曰子昨所拳實人
生最急事吾聞而驚怖其言焉不識可得
免乎今請酌拳是理疏為余目將銀以為
自警之首箴余曰常念死候有五大益焉
其一以歛心檢身而脫身後大凶也蓋知
終乃能善始知死乃能善生也知家財之
則用度有節知壽數不長則不敢虛費寸
陰不然者如行霧中前後不知惟見目下
身軀三光使軀必有路程有地圖日記已

行幾何以知其所餘於後也坐必軀後即
知其軀前事乃以舵張翕之矣吾人行此
生之路亦如是也日記其日已往而自置
已于此生之末乃能善迪檢一生之事也
又如莫潛以尾引海中路也鳥飛以尾導
空中路也行此世非如於海於空乎非以
死候之尾永言念之難乎免焉恒以心居
死候則知生除所常為吾卻知生除一事
當行耶否耶昂思此事是我死候所願得

于生前者耶抑否耶如此開導豈不痛切哉古賢變羅谷氏六年處塚內伯辣漫人之俗家門之外即是墳墓出入顧瞻之西土吾同道幾百國大概葬死皆于城中天皆懼志死之備而立討盡以自提醒耳者西隣國肖賢王傳不傳其世代名號惟時君老僅一子當嗣國子輕詭無威儀荒縱自肆因民患之有司以誥王請戒諭焉王訓約百方弗若也則命士師曰王世子犯

忘

重法依律治之勿赦不日世子以舊行奸究事士師拘囚訊詢之律當大辟至日則出以行刑世子見事窘請詣王所与父王面訣許之至王前訖曰以王之子國之上嗣如匹夫死於刑下理乎情乎王洒泣曰非我也法也吾豈忘父子恩既尔暫免汝目下刑吾讓尔为王七月七日之內恣汝意行樂滿七日自往士師伏法可侯語語畢昂解王衣裳衮冕服之令即王位百官皆

聵其命已退而燕處了不与國政矣弟俾
一陪僕從世子每日夕即提警云七日限
今已過若干日也如是諸日世子一意盤
樂娛玩無倦獨至夕聞僕之提警即大驚
寤憂愁不勝迨第七日期已逼迫啓請遊
樂畢無歡悵矣王至期出即問世子七日
之樂何如曰何樂乎王曰一國之力不足
供一人樂乎對曰然而夕夕有一僕來以
就刑日數提刺我心于是諸日日知我命

就終竟滅諸樂已王曰人人日日無不就
終壽數不等而均寡焉已矣以後汝可保
國矣往昔所犯大故於汝惟自今後合此
陪僕依前七日夕夕提警汝念也通國士
民聞之大喜世子謝教謝恩而悉改前行
父歿代立亦乃賢君也視此可驗幾載之
教誨百端以移其心終不能致而七日死
候之念致之矣是陪僕之設智者不可在
也恐世事脫其心而忘之故也其二以治

淫欲之害德行也。五欲之為，獲于心則德危，而受彼燒壞。此死候之念，則以大湧泉滅彼熾焰。故于懲戒色欲，獨為最上良藥也。吾在世若已結證罪案，犯人從圖固中將往市曹行刑，標榜我自負之，以行而于道中適過喜樂事，猶堪娛玩乎。若翰聖人設一喻狀，世人取非禮之樂也，甚善其言。曰：嘗有一人行于曠野，忽遇一毒龍欲攫之。無以敵，即走龍，便遂之。至大阱，不能避。

遂匿阱中，賴阱口旁有微土，土生小樹，則以一手持樹枝，以一足踵微土，而懸焉。俯視阱下，則見大虎狼張口欲翕之，復俛視其樹，則有黑白虫多許，斃樹根欲絕也。其窘如此，倏仰而見蜂窩在上枝，即不勝喜，便以一手取之，而安食。其窘都忘，其險矣。惜哉！食蜜未盡，樹根絕而人入阱，乃虎狼食也。是豈謂乎人行曠野，乃汝與我生此世界也。毒龍遂我者，乃死候。隨處逐人如

影於形也深阱者乃地獄之憂淚苦谷也
小樹者乃吾此生命也微土者乃吾血肉
軀也席狼者乃地獄鬼魔也黑白貴斃樹
根者乃晝夜輪轉滅少我命也蜂窩者乃
世之虛樂哀哉人之愚甘取之迷而忘大
危險不肯自拯拔焉哀哉西土有兩泉相
近其一泉水人飲之便發笑至死不止其
一泉水人飲之便止笑而癩其疾也使人
笑至死之水是乃世樂迷人壞其心也止

笑癩疾之水則死候之念耳可不旋酌之
乎其三以輕財貨功名富貴也夫物者非
我有也非我隨也悉乃借身何足戀愛乎
身後人所去所也彼所無用財乃亦無重
財乃矣吾曷不萃彼所之所尚乎惜乎妄
人于已所不在受譽于已所在受苦也未
物汝會吸其得之之怨而未識其失之之
恨請毋觀其未觀其去毋觀其向觀其將
歛夫進而聊帶偽樂而退乃大遺莫憂也

聖經所謂財人已畢其寐而手中無所見也言有人夢得金銀滿手喜甚急握固之忽然而寤即空拳手經不曰人財而曰財人以是貪得者非我使財為財所使是財奴也不曰得財惟曰夢得財蓋其富厚百年猶一夜之短夢耳且狀其情以一奮事極著明焉昔有一士交三友而情待不等其一愛重之深于已其一愛重之如已其一甚輕薄希覲面焉忽遇事變國王怒

逮訊之詔獄士聞之即急走其上友訴已窘幸念昔冀援手焉其友曰今日特不服救汝政与他友有嬉遊之約當候於此不得動移祇能送汝衣一襲與一兩耳士悵然歡息則走其中友愈益悲泣訴已患初勿襲前友特脫我千厄也友曰今日適遠行不暇惟得借汝行至中途遠則至公府門再訊獄在內吾不得與聞也則益窘而悔曩昔擇交之悞也既而思彼小友素忠

實或能救我乎未可知至其所無奈愧怍
不得已先告以二友相負狀又自咎曩之
菲薄請勿介意也惟幸念一日之雅願微
大德無棄我矣友曰吾故寡交恒念汝汝
今勿憂此等事惟我能任之使相極濟為
好我者勸也言畢即先行趨王所此友之
寵于王也異甚則一言而釋士竟無虞矣
是矣謂于士遇事變即人至死候上帝將
審判我一生不善行也其三友者一財貨

一親戚一德行矣夫財貨室屋田產自不
能運動惟与我葬服及棺槨耳夫親戚用
友惟送我山間及墳墓之外自不能入矣
茅德行陰隱人雖不甚重之却能保身後
之急身以我林也以是可見死候之念導
人以明也物之虛實矣能隨我者乃我事
也實也不隨我者非我事也虛也沙棘丁
者西方七十國之總王也將薨取葬衣衾
一宰臣揭諸旂竿之首行都邑中頃塗而

大呼曰沙棘丁七十國王今在^在世惟携此
衣一稱耳、噫詎不亦此意乎、野狐曠日餓
餓身瘦、^就雞^就擄竊食、門戶每由入、逡巡
間忽睹一隙、僅容其身、饒亟則伏而入、數
日飽餒、欲歸而身已肥、腹幹張甚、隙不足
容、恐主大見之也、不得已、又數日不食、則
身瘦癯如初、入時方出笑、智者此狐、吾人
習以自淑、不亦可乎、夫人于人生之隙、空
令無所存也、進則聚財貨、富厚矣、及至將

死、所聚財貨、不得与我偕出也、何不習彼
狐之智計、自折閱財貨、乃易出乎哉、問何
者為真富、必曰、廣有重物、能恒存不受壞
者為真富、故良田、^于地產、謂富人之本業焉、
夫曰產子人、火不得焚、水不得漂、盜不得
負、而趨年遠、不得銷損、于諸物中、獨為堅
久、故善持富者、^之實^之、何況于德、更萬倍堅
久乎、德不畏水火盜賊、彌久彌固、不相脫
離、生死我隨也、為人之大本業也、必矣、其

四以攻伐我倨敖之氣諸德之毒液也養
教者其道心固歟矣夫教之根抵本弱也
以虛為實以無為有以他為己也故常念
死候不俾自味自爽已矣孔雀鳥其羽五
彩至美也而惟足醜嘗對日張尾日光晃
耀成五彩輪顧而自喜倨敖不已忽俯下
視且則斂其輪而折意退矣教者何不效
鳥乎何不顧若足乎足也人之未乃死之
候矣嘗死時身之美貌衣之鮮華心之聰

明勢才高峻親之尊貴財之豐盈名之盛
隆種々皆要在乎何不收汝輕妄之輪乎
哉古者西土有總王名歷山奄有百國幅
員數萬里無勝其富而心教甚猶若不足
既薨葬埋之後殫極華美時有名賢觀其
塋譏之曰夫人昨也踵土今也為土踵矣
昨也彼藏金玉今也金玉藏彼矣昨也寰
宇不足容之今也土窟三尺則足矣嗚呼
行也之際有尊卑死之後無尊卑也誠著

象戲焉、運于楸局、將卒異位、殊道及事、舉
覆局、則雜位同道矣、目者無所不見、惟不
見己也、見己有道、以鏡照焉、人者無所不
識、惟不識己也、識己豈遠無道乎、以死者
之髑髏鑿焉、彼昔如我、今我後如彼、今也
往日、余有友、常画髑髏形懸于齋室、以自
警也、庸詎不善於圖画、古器之設乎、其五
以不妄畏而安受死也、造物主每造一物、
即各賦以愛己之心、是者不論靈蠢、物物

有之、則畏死欲生之性、人々均也、然而生
死皆聽天主命、人自求死、即不可、人強求
生、即不可、何者、天主固不令人自擅死也、
若士卒非帥命、不敢離行伍也、倘終竟不
欲死、是為悔既生焉、夫生死之主、借爾此
生、實陰約以死、而還之、如左券在彼、不願
死、則失約而悔、其也、生矣、貪財不可、而貪
生、可乎、欲負約、賴人之財、不可、而欲負約、
賴天主之生、可乎、吾鄉人西人、西勞氏西

極之名將也。徑踰阿林波山時方市，市為天下最盛。或請觀之，曰：無貨不備，辭曰：有售長生者，吾則往矣。迺哉。若人不貪貨，而貪生，并貪流也。別有真儒，遂因主大封，問使者曰：上賜我此祿，亦賜我壽命，以久享之乎？使者曰：否。此天主恩耳。儒者曰：既爾我則往事天主，自修我行，以我身後永享天祿矣。辭不拜，受之。願常生，則進求常生之路可也。汝放死人之域，于常生，謬矣。夫

死候者，須臾耳。雖嚴而速畢，何當懼之乎？吾不能無死，然而能免死之懼也。狂者與嬰兒不懼死，吾友弗克焉。彼愚而我智也。愚能與人以安，智能與人以不安。哀哉。夫真智之君子，備死也，不畏死也。死候每時不在其念。譬如良將，時々不忘戰，是備敵也。非畏敵也。夫死候之念，初未以成。次未以慮卒，未以喜也。武士入都，試或有驚馬，則數曰：前肄習之馬，埒間使勿驚，至試日

馬已習弗驚也、人心也、於死候驚馬矣、吾以念死心、習之、埒間、至真死候、則已習弗悞我大事也、天人所畏于死者、非死之瞬息、乃瞬息之後所紀也、此畏也、最能引我於善、則宜存養之、不宜卻去之也、誠思吾自今以後、有日將我一生中、日、日、刻、刻、凡眼所視、耳所聞、口所吟、鼻所嗅、四體所動、才所論、心所愛、合理与否、一一籍計、無漏焉、無來焉、凡善与惡、悉審察以按判、孰不

懼乎、既懼之、必有助以欽心以謹行者矣、故敬鄉有賢者、修道八十餘年、臨歿時、四體戰兢、旁人問其故、答曰、是懼也、非始自今也、吾平生有之、人曰、衆皆云、夫子道已成也、何懼、答曰、天至審判嚴矣、其耳目我、也、猶人乎、哉、可弗懼與、古又有一人、死而兩日後復生、又生世十餘年、竟不發一語、亦絕不見笑、哂、默居靜、修其復死日、諸友強問之、惟曰、人不知死後審何如、便如之

夫語畢而死蓋君子於天下無所与無所
与即無所愛無所愛則捨之無恨也其志
在天上不在人間以彼力家客聞欲近家
不啻無愛且大善焉以此軀殼為囚禁為
桎梏則見喜壞朽無任娛樂如囚人視桎
犴垣壁裂桎梏壞爛乃望其解脫拘繫可
歸故鄉何憂哉第兢業曰慎不敢輒自居
安輒自居賢猶恐德未成也是以孜孜矻
矻惟自不足矣徐子曰於戲此皆忠厚語

果大補于世教也今而後吾知所為備于
死矣世俗之備于死也特求堅厚棺槨卜
吉宅兆耳孰論身後天臺下嚴審矣余曰
迂哉重所輕輕所重真凶乎是也文王墓
在豐鎬而周公作詩以詒其後王曰文王
在上於昭于天則豐鎬之文王文王之灰
燼焉耳吾忘己之精靈而獨顧休吾灰燼
乎夫遺魄朽於高朽於下終生思之未審
何異歟棺槨所不覆固天覆之矣厥其縛

乎、然厚葬親者自豐人情、不必非之所、
寧者惟毋自菲薄、吾神靈焉、以此世一生身、
而身後永常苦樂、皆自今造之、今世也、吾
有不善可錫、吾有善可增、此生以後、絕不
能也、死後按察賞罰之時也、有未犯王法
未得罪于人、而偶經過于司生殺者之前、
入其庭、猶且惴々焉、矧終其身所為、莫非
違天命、獲罪于天、臨死時、將至、乾坤主宰
嚴臺之前、按我萬々世罪、歿而日得晏然

乎、不思乎、妄望僥倖免乎、自昧而不信乎、
謬矣、夫善備死候者、萬法總在三和、三和
者、和于天、和于人、和于己、是也、得罪于天
無所逃、不從而禱于天、就禱矣、繫在此、則
祈解亦在此矣、即復勤詢天主所貽、主歿
習其情悔、責吾前非、立心于守誓戒、以息
天怒、以致其神寵、此以和天也、吾藏人非
義財物、即還之、其人嘗毀謗人、玷缺其名
行、即以真實語獎許之、復成立之、嘗與人

交爭教狠有讐即怒宥和睦好待之此以
和人也凡有以酒色自污蠱本身以醜念
邪情亂熒心靈即時泥滌新々修善志歸
道體或有誘惑我于非義遠離靡之勿惜
此以和己也嗚呼偶死者已受天刑今能
復生于世一刻以改前非移心於道德不
難出無量數價無苦不甘心取之以易之
其如不可得而吾承啓心以付恪備死候
之寶範不圖迅行之何心哉

倘

君子希言而欲無言第五

曹給諫問余曰聖人皆希言而欲不言也
答曰夫言非言者所自須乃令人知我意
身若人已心胥通何用言如人面語可省
簡牘也聖人言以誨民民自知則其言之
功正矣民弗知聖人始言焉然博雅之言
言的而用屬蓋釋言比金銀焉微而貴重
矣是以聖人罕言而欲無言也無言則人
類遠於鬼神所謂人以習言師人以習不

言師神也。故天主誣典及西土聖賢莫不
戒繁言而望學者以無言矣。曹子曰：吾初
讀孔子本朝迫仁及利佞之說，即有志於
減言。且聞貴邦尚真論，今願聞禁言之法。
言幸以告我，以證聖人之旨，以堅此寡言
于同志也。余曰：實承命，不敢辭。然茲論也，
浩且博，吾試揭數端。子自推其詳備焉。凡
不肖者，言不顧行，行不踐言，則易其言也。
言也。如飛之彙，一出口，不得追而復含之。

矣。鳥出籠，即自此樹飛於彼樹，言出舌亦
自此口傳於彼口，不還也。故智者多默，希
言乃為翦其羽矣。天主聖誣曰：多言之際，
不能無訛，能守己舌，乃智之至也。又曰：愚
者不言，則人將謂之賢者。釋之者曰：愚者
未言，與賢者無異。惟舌存者，方其愚之微
身，是故宜恒以手掩口也。東亂氏古之賢
者，于大眾會不言，或譏之曰：言之窮乎？性
之愚乎？曰：然。愚者不能勿言，先世之所寄

臣曰惟命獨有一物臣不敢亨問何物曰
隱密之言身曰何謂也曰言也難收矣不
洩之以聲恐露之以形不漏之以醉恐傳
之以夢也中土西陲一大賢瑣格刺得氏
其數也以默為宗惟下弟子每七年不言
則出出其門者多知言之偉人也其默也
養言之根矣根深養厚而株高幹枝盛也
又嘗出一名師教人論辯所著格物窮理
諸書無與為比至今宗用之而其人每靜

默希言或問之曰子自不言何能教人
對曰子不見夫礪石乎已不勤不利能使
外利焉凡器之小而虛則其聲揚器之大
而充則無音何謂小人中無學問惟徒以
言高身君子充實而美斯無言也善行為
善言之證也行也無言而言矣故曰善言
者不可以邪行壞之若言行不相顧豈不
以邪行壞其善言乎造物者製人兩其手
兩其身而一其舌意示之多聞多為而少

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
以唇如郭以鬚如櫟三重圍之誠欲甚警
之使認於言矣不爾曷此嚴乎夫口也又
心之藩籬耳故鍾曰守言即守心也圍無
藩籬外患即侵而毀之心無口之禁不止
受外入之累自亦逃而失已矣舌毋先心
可也吾未嘗不言面悔祇多有言之悔耳
敬社之東有大都邑名曰亞德那其在昔
時興學勸教人文甚盛所出高俊之士滿

傳記也貴煖氏者當時大學之領袖也其
人有德有文偶四方使者因事來庭國主
知使者賢甚敬之則大饗之而命諸名俊
備主賓之禮貴煖氏居首是日所談莫非
高論如雲如雨各逞才智獨貴煖於席不
言將徹使問之曰兵倚婦復命乎寡君謂
子何如曰無他惟曰亞德那有老者於大
饗時能無言也祇此一語蘊三奇矣老者
四體衰才獨舌彌強教當好言也酒於言

如薪於火，即訥者，子是中憂而謹也。惡德
那彼時賢者所也。佞者所出，則售言大市
也。有三之一，難禁言矧三兼之乎。奇我教
可傳之四表，故史氏本誌諸偉人高論而
特誌責媛氏之不言也。邦伴氏至德之士
初發志修行，即入學，其師方講經，次經曰
吾將守我行，以免古之咎。聞此一句，即辭
而曰：足矣。請先習，是句身久修而後反學
師，問曰：何選之久也。曰：未盡習，初句不暇

還也。自後德各藉之，遽入深山，獨居默修
用以晦迹，削名而名日益高，夫名也。如影
焉，避就者就避者，而愈脫愈長，是以邦伴
雖屏居數年，四方共景仰之。于時有尊位
持教官赴山中見之，邦伴了無言。官曰：乞
賜片言，小吏取以布教。曰：子不取，我不言
何能取我言乎。此可謂盡習初句者矣。載
香菴必固塞其口，不爾原氣，淡矣。子承傳
於心，苟冀儲之以備施用，莫若閉口默蓄

渙

矣、吁、今之學非為己、悉為人耳、故大學師
有人、以其弟未學、其弟久侍而不言、學師
令曰、言之、余以觀汝、夫人在目前、必合言
以觀之乎、覲面則視其形、聞言則視其心
矣、試人如試陶、等為、即擊之、陶以音等其
裂、人以言顯其疵也、西邑諺曰、舌類回于
病、甚故吾先正每曰、吾未聞一人言常畏
之、往時有一士、巖坐于衆士列、良久不言、
俄發一言、言其所不達、或曰、此人也、而終不

言、不亦可謂士乎、默之一藥、能療言之萬
病矣、世之大惑者、每從師以難言、無師以
習不言也、第不言難、惟英俊能之、身言欲
遂而強止之、如以口含滅矣、獨豈不難耶、
誌載昔非里雅國王彌大氏、生而廣長、其
耳聾、然如驢、恒以身擋蔽之、人莫知焉、顧
甚方俗、男子不蓄髮、月鬻之、恐其鬻工而路
之、則使鬻之後、一一殺之矣、殺已衆、心不
忍、則擇一謹厚者、令鬻髮、畢語以而諸工

之被殺狀、若爾能抱含所見、絕不言、則省
爾工、大誓願曰、寧死不言、遂生出之、數年、
抱蓄不勝其勞、如腹腫而欲裂焉、乃之野
外、尊處、四顧無人、獨自穴地、作一坎、向坎
俛首、小聲言曰、彌大王有驢耳、如是者三、
即復填土而去、乃安矣、後王耳之怪、傳播
多方、或遂神其說曰、此坎中從此忽生怪
竹、以製簫管、吹便發聲、如人言曰、彌大王
有驢耳、國民因而知其事也、嗚呼、禁言之

難、乃至此、歟、是故魯西國君詰其賢臣曰、
吾于卿屬、有人之胸、特為流言、溝焉、即入
即出、無留乎心、無增乎行矣、彼喧譁之心、
無殊於隙、甕、雞、斟之、笑液、閱處、漏矣、婦漏
乎、欲塞言之漏、縱不得不言、可不慎於言
乎、曷事敗不因言而敗、曷國覆不因言而
覆、乎、所請人之生死、都由舌也、善馬不轡
銜、不可御、人士不謹言、不成德、東方、鶴、初
冬、去之、西土、道、牛山、牛山、產、大、鷹、鳥、鶴、所

忌也鶴過山則銜小石恐忘而妄鳴且受
魯踰山助捨石矣人輩亦過此世之峻山
五欲之鷹張爪吻以傷於心何不以默之
石塞口而終曰謹今平世之害莫大乎佞
者佞者以巧言迷人心如仇類以金爵醜
人命也其所言非昌徒以巧詞綺語飾而
出之如塗朱傅粉兒女之事非大丈夫之
氣也東格刺得氏當亂世卓立自好正言
不屈奸人謀而陷之於罪被拘囚以誅焉

其門弟子大憂之獨已至死不色愛于時
有一名士大雄辨論理無對則代之慟而
作一文字剖析事理申雪枉抑使東格刺
得持于公堂庭辨之必免刑也躬詣獄致
之東格刺得讀畢曰不對不堪用士曰婦
人獲福我且裁亦不著矣男子氣雖斷于
殃不取于畢陋巧言而汝要取之以自敗
其德乎哉佞者致言之病身益言之則
以人信焉立言而無人信如創室而無人

居也人所深信乃其所明視耳汝以言之
葉燧之則有所不通矣故人疑而弗信也
藏麥於窖交得土氣欲折出而量之多于
初然麥浮敗矣言在佞人口盛而增多惟
無字也嘗聞人稱譽人以多聞水聞稱譽
以多言言雖善也多則人病之善言不可
多而虛言妄言罪言可多乎或曰既爾字
內何以言為寧不皆銜枚而瘖然行世乎
曰否也聖人勸寡言極扶世流耳矣無言

熟世乎禽世耳惟言衆人以是別烏歎賢
以是別愚文明之邦以是別夷狄也人無
言虞庭何以拜昌言孔孟何以知言且今
多聞者從何而得聞乎利兵以杆國禦奸
也者妄持之以刺正人見目為凶器而禁
之非其人不藏焉是貶言之原申人誤用
耳聖人欲不言欲人皆正行矣如醫之
慈者欲無疾乎乃欲天下無病者乎阮瑀
伯氏上古明士不幸本國被代身為俘虜

鬻子藏德氏時之闈人先達也其門下弟子以千計一日設席宴其高弟命阮瑣伯治具問何品曰惟鳧最佳物阮瑣伯唯而去更屠家市舌數十枚烹治之客坐阮瑣伯行矣則每客下舌一卷客喜而私念是心師以狀傳教者蓋每欲肯也次後每殺異醬異治而充席無非舌者客異之主慚怒唱之曰癡僕乃爾辱主帝無他殺子對曰主命耳藏德滋怒曰我命汝帝最佳物

誰命汝時市舌耶阮瑣伯曰鄙僕之意以為莫佳於舌也主曰狂人舌何佳之有曰今日幸得高士在席可為判此天下何物佳於舌乎百家高論無舌就論之聖賢達道無舌何以信之何以振之天地性理造化之妙無舌孰究之不論奧微難通以舌可講而釋之矣無舌高賈不得交易有無官吏不得審獄訟辨黑白以舌友相交男女合配以舌神樂成音歎國記而和大眾

聚而宮宮至立城國皆舌之功也讚聖賢
誦謝上帝重息選化大德孰非舌乎無此
舌之言助茲世界無美矣是故鄙僕市之
以稱嘉會矣客聞此理辨則躍然喜請貫
之因辭去厥明日共詣師謝語昨事以謂
非僕所及意師之豫示之也師曰吾之僕
近慧欲見其聰穎身衆猶未信師曰若爾
請復之隨命阮瑛伯曰速之市令殺宴昨
客不須佳物惟須最醜者第得解足矣阮

瑛伯唯之去則如昨市舌年畢無他殺也
席設數下饌特見舌視昨無異客益異之
至忽怒大詈之問曰舌既佳疇命汝市佳
者何弗若我而惟欲辱我乎對曰僕敢冒
主手鄙意舌乃最醜物耳至曰舌佳矣何
為醜乎曰吾解鄙見諸諸客加思而審之
天下何物醜於舌乎諸家衆流無舌孰亂
世俗乎逆立道邪言淫辭無舌何以普天
之下乎冒天荒誕妄論紛欺下民無舌孰

云之易從大道至理以利口可辨而毀矣
無舌高賈何得詐偽因市網民何得虎誣
諱訟而官不得別黑白乎以舌之謗謏故
反相疏夫婦相離以舌淫樂邪音導欲溺
心夫友邦作讐而家敗城壞國滅皆舌之
愆也侮神統上帝背恩違大德孰非舌乎
無此舌之流禍世々安樂矣是故鄙僕承
命市醜物編簡之惟見舌至不祥矣客累
聞一義陳說既正音吐詳雅俱離席敬謝

教是後主視之如學士先生也以是觀之
舌也本善人在用之非禮而言即壞其善
是故及須致默立希言之教以遂造物所
賦原旨矣夫穀言無五母有五有也汚邪
巧謗誇五母也真々益滅時五有也言母
汚則近淨而潔者就之無從吐汚言以吃
小人而先穢己口也勿曰彼身是宜剛惟
曰吾口是當言身惡言來吾用惡語報之是
火將熾而吾施之難初惡一今惡二矣苟

用善言迎之，是火漸定，而吾徒薪豈非以
我善致彼善乎？毋邪，則近正而端者取之。
正心必獲正言，正言未必由正心也。雖然
而正言之時，心能據正，恒自據正，即有邪
心亦可匡也。若果偽者，并亦不能恒作正
言，斯為邪耳。鸚鵡鳥能人言，而不自達其
意，平時諄々與人無異，忽逢櫻擾，即揚禽
聲而復其呌々也。詎正人善為仁言，而不
自通其旨也。無事便々與人無異，俄值拂

逆，便轉邪情，而還其偏本也。詐不可久，矧
能恒乎？毋巧，則近質而誠者尚之。法言素
樸，而自光美不求，鮮幸之飾，戾言病醜，不
能不借于繪工。愚者雅之，智者病之，行々
古之道，言々今之詞耳。毋謗，則近恕而忠
者若之。世道衰下，讒言易俟，易傳也。故當
戒口以言戒耳，以聞也。無聽讒言，無傳故
與人與聞，皆者吾
未識罪孰重矣。毋誇，則近謙而教者去之。
自伐善者，非同己既行德而言之，乃行德

以言之耳。如是以虛德為實，隱矣。以隱易德，吾所伐善安在？吾之譽在我，只是及為誓也。彼稱我善，愛道而長己德，吾自稱己善，冒名各而珉己德也。此五母也。言有真則無誕，而人即信焉。真言全體，相結偽言始終不類也。真者如明燭焉，光四射，縱掩藏之，必乘隙而出矣。蒙者醉者狂者，三人之言，咸與實無偽。汝為不然，豈不居三人之下乎？直則無詭曲，而人悅；依焉，道路一而

掩

去彼粵近曲之無數，而皆彌遠矣。汝冀蚤赴家，莫善於從徑途也。視利而行，令不得義察色而言，令不得道也。彘矢不直，是無力，安能中乎？張弦不直，則無音，胡得和乎？堯言不直，則無志，無氣必不及，致其所圖也。益則無窺，而人以為用焉。有千金之言，有無賈之言，誰曰言無直歟？富贈人財，仁贈人言，珍貝利財，忠言利德，二者孰利乎？凡無利於衆，無補於身，悉妄言也。遇事當

贈當作
增恐非

言度之勝乎不言而後言無悔矣減則不
繁而人好繹焉凡真論欲人易曉莫若淺
且簡也約言近乎不言故為蘊矣少可以
成事何用多為無餘無缺始為減也有不
言之處有希言之處無尽言之處矣吾言
之未寧使人嗣之以思無寧使斯之以厭
也時則不誤而人願聽焉時而不言猶不
時而言也時兩人翹首而望之時言人傾
耳而納之皆得其欲也不對病之藥縱善

而傷身不合時之言縱昌而敗事也雖然
知言之當以時衆也知當言之時幾人
乎體仁之言真從義之言直由禮之言減
數信之言益惟智之言時矣此五有也使
言毋斯五毋獲斯五有談自且迄夕者或
謂之多言吾敢謂之希言焉有言者人一
聞而喜此言者人百聞而猶喜也語竟曹
子悅曰音哉聞之曰人也於言如鍾於音
焉大叩之大音小叩之小音也若無叩而

音其妖鍾已請益余曰瞻已恐中國士謂
我曰西土以喋々勸希言也歟

齋素正旨非由戒殺第六

李水部設席招余是日值教中第曰余食
止蔬菜而已李子曰貴邦不奉佛無殺牲
戒而子齋素何也余曰豈獨敬國中國自
三代以前佛教不入悉不奉佛也皆以大
牢事上帝悉不戒殺牲也然而祭之前有
散齋有致齋々者悉不飲酒不茹葷今所

見士大夫遇郊社大典咸飭酒肉出居官
次是則齋素之義不由釋氏始不以殺牲
故明矣李子曰然吾儒將祭齋者將以齋
一心意致其錫潔對越明神也敢問貴國
齋素何意時余篋中適有舊稿一帙中說
天主教齋素三旨即出帙觀之其辭曰因
戒殺牲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
三志識此三志滋切茲崇矣夫世固少有
今日賢而先日不為不肖者也少有今日

順道而昔日、永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
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版冊、犯之
者必得罪于上帝、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
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
曩者所為不善、人或赦弗追究、而已時記
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既失於前、焉
可望免之于後也、况夫今之為善、君子不
自滿足、將必以闕己之短、為離婁以視己
之長、為盲瞽焉、所責備諸己者、精且厚、人

雖稱以俊傑而已、愧作如不置也、所省疾
于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矣、而已勤敬
如猶顧也、詎徒諫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
深自羞耻、奚堪歡樂、則貶食減食、除其殺
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
自苦自責、以贖己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
惶々、誓賴于天主、臺下、哀悃、涕淚、冀洗已
污、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寬己、而須
他人審判其罪也、乎所以躬自懲誥、不少

姑恕或者天主側恤而免宥之不再鞠也
此齋素正旨之一也夫德之為業人類本
業也聞其說說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彼私
欲所蔽者先已纂人心而擅主之反相壓
難憤激攻伐大抵平世所行悉借其役身
是以凡有所事心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
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與禽何擇乎
有人於此其人其性也而將易之使禽其形
寧死不願之今者人其形也而念其性則

安之何哉夫私欲之樂乃義之歎塞智慮
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痼疾莫深乎
此矣他病之害止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
心體而大殘元性也若以義之仇冤其一
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尚有地可居
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處過也而屢貽
長悔于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
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
故過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

願寡欲而豐養身，北方願減火而益加薪，
可得哉？君子之欲飲食也，將所以存命，小
人之欲存命也，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
道，怒視是身若冠讐，然不獲已而姑畜之，
何者？吾未嘗為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
生，則服食力腹飢之藥，服飲為口渴之藥，
耳，誰存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須為度，
數為者乎？吾輩此身皆當為貴所食，其食
原味以益其膏，不幾為農作牧人乎？性之

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若窮
極口體，逞意貪圖，則以其養人者，類反而
賊人，誤飲食，強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
所害于身，搗指所傷乎？心多聚，飲食之處，
多未，猶荒矣。噫，多饕餮，飲食之人，多招罪過，
其身也，僂役過健，恐忤抗其主也，血氣過
強，定傾危乎？忠也，志危則立欲肆，其惡而
色欲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祭淡飲
薄，食色允潛，餒一身既理，約詩歌自服理。

矣、古有問賢者、何則、力學、答曰、脫身耳、解
之者、曰、阻心之達、真者莫甚、辛身、樂之誘
也、身之樂、以重、靈、霧、晦、我心、才、使、不得、外
脫、種、々、諸、像、內、釋、五、官、之、欲、而、往、察密、物、性、
以、牽、造、物、主、命、也、故、有、意、于、學、者、先、當、抵
心、于、身、外、也、身、也、者、知、覺、屍、也、機、動、偏、也、
飾、慢、墳、也、罪、愆、餌、也、苦、憂、肆、也、囚、神、牢、也、
實、死、而、似、生、也、家、財、用、愛、誘、損、我、心、纏、得
于、垢、土、俾、不、得、冲、天、享、其、精、氣、也、能、拔、此

身、百、凶、尽、熄、心、脫、阻、礙、任、天、游、馴、命、矣、古
賢、甘、餓、求、餒、不、求、飽、其、于、身、也、似、仇、而、實
親、为、此、齋、素、正、指皆、之、二、也、且、本、世、者、若、世
也、非、崇、觀、之、世、矣、天、主、實、我、于、是、促、々、为
務、修、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
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
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當、自
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望
乎、外、又、時、簡、略、體、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

侵奪其本樂、為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
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
之竊偷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
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
樂于身、益逖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
令人心明、五味令人腐腸、積善之樂、其即
有大利乎、心而于身無害也、豐膳之樂、繁
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腸充飽以殺饑、必垂
下而墜、已志於污穢如此、則安能伸其心

於塵垢、而起高臆之慮乎哉、惡者觀人盤
樂而已、無之斯慙如之矣、善者視之、則反
憐惜之、而讓己曰、彼殉污賤事、而猶好之
如此、慙求之如此、吾既志於最上、而未能
聊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
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心病而不知德
之佳味、身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
其樂也、此二味者、更迭出入於人心、而不
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也、古昔有

齊
貢我西國二獠犬者，皆畏種也。王以一寄
園中頭臣家，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
之。既而王出田獵，誠為二犬齋，縱入園畧
舍之所畜犬，自懼體輕，走驟禽歎，跡疾趨
攫網，獲禽無算。頭家所養犬，雖潔肥，容美
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
馳驟，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即就
而斃，畢不勤矣。從獵者知其同產，則異之。
王曰：此不足怪，豈惟歎哉！人，居然也，皆係

於養耳矣。食之以佚，斃於飽，必無所進于
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若所望矣。
若曰：凡人習於珍味厚膳，見禮義之事不
暇，惟佚力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
食之斃亦不暇，必思力而殉理義矣。此齊
素正旨之三也。李子讀竟曰：此實齋素真
指吾儒宜從焉，乃謝而請錄之。

Blank page with faint smudges and a small mark on the left sid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ghostly impress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Some legible characters include "計" (Plan) and "合" (Join).

